說唱，單弦，劉洪源，戲叔別兄 (CD 錄音，喻京寫成漢字)
63 Oral Performance, Danxian, Liu Hongyuan, Lifting the curtain and sewing clothes, transcr. by Yu Jing

《挑簾裁衣》

勿論男女莫放蕩，
認清正路準無傷，
且不可任意的輕狂。
老王婆貪銀兩，
良心盡喪，
巧安排十分光。
挑西門敲竹槓，
潘氏金蓮把套上。
實可嘆露水的夫妻美景難長。
世界上青年男女，
萬不可任意的放蕩。
在家中要孝順父母，
入學校要尊敬師長。
勤讀書手不釋卷，
明道理那品格才高尚。
倘若是自趨下流，
那一定要吃虧上當。
輕者是敗壞了名節，
重一重把性命就許白白的搭上。
倘若是諸君要不信，
您聽我演唱一個榜樣。
在陽穀縣有一人復姓西門名慶，
在本縣內頗有聲望。
無奈他好色貪花，
見美色不肯輕放，
一定要達到目的，
方稱他的心腸。
這一天他無事閑游，
行至在武大郎的門旁，
正走在武大郎的樓下，
巧看見潘氏姣娘。

在山東陽穀縣，
住着一位武大郎。
身量才二尺半長，
蹬着一個小板凳兒就上不去炕，
五官醜陋其貌不揚。
娶妻潘金蓮可美貌無雙，
在張大戶宅內她曾把丫環當，

張大戶老打算收潘金蓮她做為妾，
這個潘金蓮總反抗。
張老頭一生氣把她嫁給了武大郎。
潘氏暗暗傷心，
自怨命不強，
也許是我前生造下孽殃。
自從我嫁了武大就沒有了指望，
吃完飯就睡大覺什么事全都外行。
自從結婚後，
永遠不同床，
雖然是夫妻我們各住一間房。
皆因為我嫌他來不來的就尿炕，
不斷地被水灾我半夜里就得逃荒。
脾氣又犟，
人又窩囊，
干什么買賣全不在行。
道路各別可養家一個樣，
學會了蒸炊餅總比閒着強。
每天去賣炊餅，
常在馬路旁，
物又美價又廉生意還真夠忙。
不偷稅不漏稅，
不缺斤少兩，
經常受到工商局的表揚。
天到這般時，
不見轉還鄉，
眼看着西方都墜落了太陽。
潘氏她說着話就蹭下坑，
拿竹杆挑簾子就推開了樓窗。
竹杆一滑心一慌，
一把她沒抄着就掉下了樓窗。
您說多寸正打在西門慶他的腦袋上，
樓底下哎的那 么一聲可嚇壞了美姣娘。
西門慶氣昂昂，
甚么人，
好膽量敢往大爺的頭上棒。
抬頭看是個美姣娘，
樂的他心花放，
迷迷瞪瞪往牆上撞。
西門慶捂着腦袋抬頭望，
見樓上站定了一位美姣娘。

則見她桃腮杏眼好模樣，
芙蓉粉面齒排碎玉在口內鑲。
稱得起面如三月的桃花艷，
眉似初春柳葉長，
頭上的青絲黑又亮，
腰肢嬝娜微探身形望樓下張。
十指尖尖洽似嫩筍一班樣，
秋波微轉粉面之上帶着驚慌。
嘿！
真好比古代的美人西施王嬙也不讓，
又好像那位月殿的常娥降下方，
西門慶一見魂飛飄蕩。
潘金蓮萬福深深說奴家的禮不當，
說望求大郎你多原諒，
全怨奴家我的心太慌，
掉竹竿正打在大郎您的頭上，
您看一看是否妨害您的健康。
是不是有些輕微的腦振蕩，
是不是您的腦袋外部受了傷。
哎呀！
我這有現成的二、二、二百二，
您趕快把它抹上，
如不然的話到附近找個醫院咱們照照“CT”愛克斯光吧。
西門慶急忙還禮可臉兒冲上，
說什么豈敢，
小竹竿，
沒受多么大的傷。
好在余下的體格壯，
再重一點礙何妨。
說話時他那態度掌握真叫棒，
滿面帶笑言語溫柔，
誰要看見了也得表揚，
也真難為他怎么練的這份函養。
趕細一打聽，
這個小子天性不孝父，
專門孝順娘。
潘金蓮仔細把西門慶來打量，
嘿！
好一個風流俏兒郎。
則見他細腰乍背精神爽，
五官清俊貌堂堂。

年紀就在三十來往，
乍一看好像我的小叔子武二郎。
他二人彼此的愛慕春意蕩，
四支眼來回不住的打電光。
就在這個時候樓下有人咳嗽一聲，
臊的潘金蓮把樓窗忙關上，
在樓下急壞了這位貪色的惡魔王。

西門慶還要把話講，
見潘氏金蓮人家關上了樓窗。
忽聽得身旁有人讓，
說大官人請到我茶鋪里喝盃湯。
西門慶這才魂入了竅，
瞧見了王婆在那厢。
跟隨着王婆把茶鋪進，
王媽媽急急忙忙獻梅湯。
西門慶他一邊喝一邊想，
嘿好一個美貌的小姣娘。
這西門慶想了多半晌，
他開言有語叫干娘。
說干娘你茶鋪旁邊的那個樓上，
有個婦人他是誰的好妻房。
王婆說呦大官人趕情您還不知道。
她的丈夫是誰？
是誰？
哈哈哈哈就是賣炊餅的那個武大郎。
西門慶一聽一跺脚，
嘿！
把鮮花插在了狗屎上，
這個月下老沒睁眼，
錯給人家配鸞凰。
哎呀！
這可應了俗語兒啦，
好漢守着夜叉女，
人荒子倒娶一位美色的女姣娘。
王婆說莫非你把那個婦人想，
有什么話你跟我說說礙何妨。
西門慶說干娘我的真魂兒還在她的樓上，
說着話他撩衣跪倒在地當陽，
說干娘快把這個主意想吧，
勝似你拜佛到西方。

說唱，單弦，劉洪源，戲叔別兄 (CD 錄音，喻京寫成漢字)
63 Oral Performance, Danxian, Liu Hongyuan, Lifting the curtain and sewing clothes, transcr. by Yu Jing

你要給我辦好了，
我謝你銀子一百兩，
我把干字取消我天天叫你娘。
老王婆帶笑把話講，
說大官人起來坐下好商量，
西門慶這才落了坐。
老王婆兩眼不住地看房梁，
把眼珠轉了多半晌，
她開言有語叫大郎。
說大郎啊這件事情很扎手啊，
他的兄弟是景陽崗打虎的武二郎。
西門慶一聽把嘴一撇，
說什么 大郎與二郎，
他在那景陽崗上打過虎，
我也在高梁地里逮過狼。
王婆說這件事情可不易的很吶，
要成功這里面可隱着十分光。
可是這么 着，
只要大官人你肯花銀兩，
我管保達到目的趁心傷。
這一回老王婆她把那天良喪，
施毒計設奸謀安排十分光，
騙得潘氏美姣娘。